

陽春白雪

顧廷龍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趙聞禮
選編
葛渭君
校點

〔宋〕趙聞禮 選編 葛渭君 校點

陽春白雪

顧廷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責任編輯 蓋國樑

陽 春 白 雪

〔宋〕趙聞禮 選編

葛 澗 君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插頁7 印張25.125 字數479,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1264-9

I·608 精裝定價:15.15元

陽春白雪第一卷目錄

解語花

探春

蘭花慢

賀新涼 四

嘉慶

渡江雲

應天長

應天長

歸國

雙雙燕

玉京

祝英臺 近 三

喜遷鶯 二

六醜

大酺

綺羅香

綠頭鴨

念奴嬌 三



陽春白雪卷第一



臨濮 趙 聞禮 立之選

解語花

元宵

周美成

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
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宮腰一把簫鼓喧人影
參差滿路飄蘭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
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
有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

探春

田不伐

陽春白雪卷第一

解語花

元宵



立之



古

風銷焰燭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飛纖雲散

城欽下衣裳淡雅看楚女官腰一把簫鼓喧



差滿路飄蘭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

盡嬉笑遊冶鉤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

是也惟是有舊情衰謝清滿移飛蓋歸來從舞衣

霜寒夜冷月明時

春風輕暖日初晴

花開柳綠燕飛忙

好景難逢宜惜取

莫教容易過韶光

道老壬午四月廿五日夢華從琴川返棹過余而余問及此書因
有人托鈔副本也余曰此書除元鈔本外尚有一殘鈔本即思得諸武
林尚未鈔全君如應友人托鈔何不就其所藏副本上錄其半即
以此下冊合之豈不成兩美乎此議未決而余却忽憶人鈔全伴
咸完壁以宿願遂先校其所所有者此殘本似從元鈔本出於命損
及字跡未明晰處皆缺而不書或書之不全即此可見唯全卷中八葉後有
欠葉三葉計元鈔本七十九行或鈔後失落而此十三葉第十三行至十五葉第
九葉以增本蘭花體十首爲周草窗繼繼展成子作蘇陸春曉十題元鈔本
却未之有未知其何自闕入即檢殘鈔本八卷目以無此可見書
不校對難同出一源而同異猶如是者六無由知之甚哉古書
之難言也廿有六日午後校畢識

王元夫

前言

《陽春白雪》是南宋後期趙聞禮選編的一部宋詞選集。趙聞禮字立之，又字粹夫，號釣月，山東臨濮人，生卒年月不詳。除選編此書之外，還著有《釣月詞》，近人趙萬里從《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諸書中輯錄一卷編入《校輯宋元人詞》中。

《陽春白雪》在宋人詞選中，是比較重要且有特色的一種，宋末元初，就受到藏書家和詞家的注意和重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陽春白雪》五卷，趙粹夫編，取《草堂詩餘》所遺以及近人之作。」《草堂詩餘》是按春、夏、秋、冬四時景色及人事分類選編的一部「說話人手冊」，非倚聲家之範本〔一〕。他的價值還不如其他幾部詞選。張炎云：「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如《絕妙好詞》，亦自可觀。」〔二〕是極爲中允之見。

今傳本《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卷八有丁無隱默《齊天樂》題云：「庚戌元夕遇趙立之。」庚戌爲宋理宗淳祐十年（一二五〇），《陽春白雪》的選定當在淳祐十年以後，晚於黃昇《花庵詞選》，早於周密《絕妙好詞》。全書共選詞六百七十一首，其中除十八首爲無名氏所作外，共得二百三十一家。編集既不像《花庵詞選》、《絕妙好詞》那樣，按詞人生卒先後選錄；也不照《草堂詩餘》那樣，針

對題材、節序編次；又不依據《樂府雅詞》那樣，按作品的內容、性質分卷排列；而是每卷中先慢詞，後令詞，各卷詞調又每見重出，詞人署名，或署以名，或署以字，或署以號，或字號兼署。縱觀全書，似乎是趙氏隨得隨編，隨讀隨選的，還未作最後的統一。卷一至卷三猶多北宋詞，卷四以下絕大多數爲南宋詞。宋末江湖詞人之作，也多萃集於此，保持了時代的風貌。北宋所錄以周邦彥爲最，南宋以辛棄疾、史達祖、吳文英、胡翼龍、譚宣子五家居多。趙聞禮自己的九首作品也廁於其間（三），並兼及與南宋同時，詩被譽爲吳蔡體的金詞人吳激、蔡松年二家之作。

詞的發展，至宋已爲極盛，南北兩宋的詞風，更是以雅正、婉約統治整個詞壇。以蘇軾、辛棄疾爲首的豪放傑出一派，始終難以佔據領導地位，擴大豪放詞風的影響。《陽春白雪》的選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有他獨特的方法和形式。正集八卷所選，都是以妍雅、深厚爲主要的作品，名著於世的如柳永、晏幾道、秦觀、周邦彥、康與之、姜夔、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王沂孫諸家，風格與《絕妙好詞》頗多相近。當時以縱橫豪放、撫時感世爲主的辛棄疾、劉過、劉克莊諸家，被選入正集的也都是溫厚蘊藉的作品。外集則不然，選錄的都是雄渾闊大，激昂慷慨，大氣磅礴之作。如列於卷首的張元幹《賀新郎·寄李伯紀》、《送胡邦衡謫新州》二首，慷慨悲涼，感情強烈，風格沈鬱，在《蘆川詞》中也被冠以壓卷之作。又如崔與之《水調歌頭·帥蜀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蠶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遣久應還。手寫留屯

寒，炯炯寸心丹。

對青燈，搔白首，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卻一身閒。蒲澗清泉白石，梅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遶家山。

『菊坡雖不以詞名，然此詞豪邁何減稼軒？』（三）潘飛聲也云『此詞起四句，雄壯極矣，雖蘇、辛亦無以過之。』（四）又如戴復古、程公許、吳潛、魏庭玉等，入選的都是一些高唱入雲的作品。讀來使人心領神往。因此『陽春白雪』在宋人詞選中，尤顯得重要，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趙聞禮選編此書時，繼承和發展蘇軾詞風的辛棄疾早已去世，他所表現的『大聲鐘鞳，小聲鏗鎗，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五）的詞風，能繼之者，已是寥寥，豪邁詞風已成餘緒，整個詞壇仍被婉約、格律派的詞人所佔領。趙聞禮能夠獨具慧眼，將豪放激昂、感時撫世之作另選一編，足見趙氏的膽識要比周密高出一籌。

『陽春白雪』的可貴之處是，將大家、名家和當時不名於世的詞人詞作兼蓄並收，不因大家、名家而奉爲圭臬，以此擡高自己的地位；也不鄙視不名於世的詞人之作，而降低選集的聲譽和質量。如卷五王月山『齊天樂』：

夜來疎雨鳴金井，一葉舞空紅淺。蓮渚收香，蘭皋浮爽，涼思頓欺班扇。秋光冉冉。任老卻蘆花，西風不管。清興難磨，幾回有句到詩卷。長安故人別後，料征鴻聲裏，畫欄憑徧。橫竹吹商，疎砧點月，好夢又隨雲遠。閒愁似線。甚繫損柔腸，不堪裁翦。聽著鳴蛩，一聲聲是怨。

全詞聲色淒惋，情深一往，讀之催人淚下。又如同卷中劉頔《滿庭芳》：

鶯老梅黃，水寒煙澹，斷香誰與添溫。寶缸初上，花影伴芳尊。細細輕籠半捲，憑欄對、山色黃昏。人千里，小樓幽草，何處夢王孫。十年。羈旅興，舟前水驛，馬上煙村。記小亭香墨，題恨猶存。幾夜江湖舊夢，空淒怨、多少銷魂。歸鴉被，角聲驚起，微雨暗重門。

趙聞禮選錄後，即在調下評云：「宛有淮海風味，惜不名世。」張珍懷先生在《陽春白雪述略》一文中也說：「這樣深爲惋嘆的評語。此詞確是情韻俱勝，置之秦觀《淮海詞》中，毫不遜色。」（七）王月山、劉頔的詞作，都只存一首，也都賴《陽春白雪》而得以流傳。他們的字號、里籍、生卒年至今已難以考查。這樣的例子，並不是個別情況，如朱用之、許玠、方君遇、黃鑄、曾棟、馮去非、張艾等也只存一首或二、三首。似此在全書中還佔有一定比重。其他存詞四、五首，六、七首的，也不在少數。近人趙萬里《校輯宋元人詞》，曾得力於《陽春白雪》及其他諸書。即使是在詞史上佔有相當地位的詞人，有的詞作也有賴於《陽春白雪》而得以留存的，如秦觀的《木蘭花慢》、《過秦淮曠望》，清王敬之據以輯入《淮海集補遺》；陸游的《解連環》、《淚淹妝薄》，《渭南文集》及其詞集皆未收；吳文英卷四《醉落魄》、院姬□主出爲成婦《柔懷難託》，卷五《朝中措》、《晚妝慵理瑞雲盤》，《夢窗詞集》皆不載，而無著庵據以輯入《夢窗詞補遺》。

「陽春白雪」另一個不易被人注重的特點是，所選錄的梅詞佔有一定的比重，計有數十首之多。與黃大興《梅苑》、陳景沂《全芳備祖》，成爲宋人選梅詞的三鼎甲，可以相互補充各自的不足。黃大興是以「齋居之玩，命曰《梅苑》」，而「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鑑賞斯在。莫不抽毫遺滯，劈彩舒哀。」陳景沂是以輯羣花、植物，「記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鉤其玄」，故將梅詞選輯入書。趙聞禮卻不然，選錄的詞作都以委婉淡雅爲主，如姜夔《暗香》、《舊時月色》、《疎影》、《苔枝綴玉》；吳文英《高陽臺·落梅》、《宮粉雕痕》；楊無咎四首《柳梢青》等，這些詞作，都是詠梅詞中的佼佼者，歷來被人傳誦不衰。詞人愛梅，詠梅，選梅詞，這不能僅僅說是詞人的一種偏愛，一種美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詞人氣節品尚的表露，趙聞禮選錄了衆多的梅詞，特別是選錄了陸游《卜算子·詠梅》、《驛外斷橋邊》，恐怕就是他本人這種潛在意識的自我表露吧。

趙聞禮也比較重視特殊詞作的格律，這可以從秦恩復、伍崇曜、戈載等人的校語中得到很好的證明。秦恩復、戈載不但是版本校勘家，而且也是當時著名的詞學家，所以對《陽春白雪》在詞律方面的勘校用力甚勤。秦恩復的校勘成果也被瞿世瑛所採用，刻入清吟閣刊本的第三通校語中。戈載校鮑渌飲鈔本也一一指出異同，校語文意也與秦校相吻合。如卷六胡翼龍《宴清都》、夢雨隨春遠，秦、伍詞後注云：「調本一百二字，此詞後段末句增二字，作六字句，宋人無此填。」戈載校鮑渌飲鈔本也云：「此調結法皆作四字，此多二字。」在現存宋、金、元詞中，《宴清都》後段末句作六字的只有北宋曹

助，其餘都作四字。《詞譜》列爲又一體。又如卷八杜龍沙「雨霖鈴」「窗影瓊瑰」，秦、伍詞後注：「此調始自柳永，皆用仄韻，此獨平韻，起句又不押韻。第五句四字一句，此只三字。七句六字，八句五字，此四字一句，七字一句，與黃裳詞同。後段起二句，此詞又用仄聲，六句、七句只七字，與柳詞不合，亦無他詞可校。」戈校鮑鈔本云：「此平韻，與《雨霖鈴》一體也。」《雨霖鈴》，《全宋詞》共存七首，此詞句讀，與其他六首不合，用韻也異，其他六首全用仄韻，而此詞用平韻，當是詞律中的又一體，所以徐本立著《詞律拾遺》，補充《詞律》、《詞譜》所遺，收錄《陽春白雪》選錄的詞調甚多，如卷一潘汾《孟家蟬》「向賣花擔上」；卷六譚宣子《西窗燭》「春江驟漲」；卷七無名氏《青門怨》「月痕煙景」，都是宋詞中首見的詞調。又如卷一沈蔚《傾杯》「梅英弄粉」；卷三王嶠《夜行船》「曲水灘裙三月二」；外集曹遵《惜餘妍》「被召賦二色木香」，《詞律》、《詞譜》雖也有收，卻是同一詞調中的又一體，徐本立也據以一一收入《詞律拾遺》。

因爲《陽春白雪》是隨得隨編，隨讀隨選的，還未作最後的統一，分卷體例，先後次序未免顯得零亂。全書特多與趙氏同時代人，則北宋入選的略少於南宋，如范仲淹《蘇幕遮》「碧雲天」，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蘇軾《水龍吟》「似花還是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疎桐」，秦觀《望海潮》「梅英疎淡」，《八六子》「倚危亭」，《滿庭芳》「山抹微雲」，均未能入選，未免感到遺憾。

《陽春白雪》最早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五卷」本。陳氏所記的卷數與今傳本不同。今

傳本八卷，外集一卷。五卷本除直齋書錄解題記述之外，再不見於其他的書識、目錄和筆記。直齋書錄解題原書五十六卷，直到清修四庫全書時，才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編爲二十二卷。陽春白雪一條，原文久脫，係從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補入。千頃堂書目也只載趙粹夫 陽春白雪，不載卷數。究竟五卷本說，是訛是佚，沒有新的資料，目前還難斷定。

此書元明時傳本已罕，清初朱彝尊撰編詞綜時與樂府雅詞及絕妙好詞等都未獲見；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高士奇撰絕妙好詞序，猶歎此書「名存書逸，每爲可惜」；四庫全書也未採錄及此。直到乾隆時，阮元方獲得一元鈔本：八卷，外集一卷，是元趙孟頫手寫草書。阮元進呈時，把草書改寫成正書，於四庫未收書提要云：「此從舊鈔本依樣倣寫，所選二百餘家，宋代不傳之作，多萃於是。去取亦復謹嚴，絕無猥濫之習。」（二）依樣倣寫本就是現在北京圖書館的宛委別藏本（此本錯字頗多，一九三五年故宮博物院曾委託商務印書館據以景印）。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江都秦恩復也獲得一元鈔本，八卷，外集一卷，遂摹寫付之梨棗，收入詞學叢書（其版片後歸承啓堂，光緒六年重修刊印），當時秦氏「無善本可校，尋訪數年，雖有鈔借，得失互見，未可據依爲斷。其餘諸名家詞，句讀、押韻不同者，條註於每句之下，錯誤不能強通者，空格以俟攷補」（三）。道光十年（一八三〇），錢塘瞿世瑛據趙孟頫手鈔本及長塘鮑深飲正書鈔本校勘刻竣，又據秦恩復刻本勘校一通附錄書後，這就是後來被版本學家譽爲繕本的清吟閣刊本。趙孟頫的寫本後被吳春林攜去，從此

未知下落。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南海伍崇曜據秦刊本重新雕版，由譚瑩任覆校之役，使全書更趨完善，收入《粵雅堂叢書》（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將此編入《叢書集成》）。《陽春白雪》刊刻流傳情況大致如此，但尚有幾種鈔校本，還得作一些說明。《陽春白雪》在元明時傳本已甚罕見，直至清乾隆時，阮元獲見元趙孟頫手寫草書本以外，流傳到現在的鈔本還有：鮑淥飲正書鈔本，因為「尚多闕疑，故《知不足齋叢書》中遷延未刻」^{〔三〕}。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為戈載所得，遂據秦刊本覆校一過，現藏上海圖書館；鮑淥飲除有正書鈔本外，另得一清鈔本，用自鈔本曾校過一通，現藏臺灣，北京圖書館藏有膠卷；嘉道間，被譽為詞山曲海的藏書家黃丕烈於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從錢塘何夢華處獲得一元鈔本，後又復得一元鈔殘本，不久將殘本補鈔成全帙。元鈔本已不見書目著錄，配鈔元鈔本現藏北京圖書館。鈔本尚有其他，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

此書在整理點校過程中曾得到唐圭璋師、施蟄存師的關注，張珍懷先生惠借版本，並將校錄的清吟閣資料見贈，顧廷龍先生為本書題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們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並匡正錯誤，李永寧同志幫助謄鈔部分書稿，在此，深表感謝。師友情誼，銘感不忘。

此書所存在的舛誤和疏漏，祈請專家學者和讀者教正。

葛渭君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

- 〔一〕吳世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草堂詩餘跋》。
- 〔二〕張炎《詞源》。
- 〔三〕趙聞禮自己的九首詞作，其中五首，其他詞集、詞、賦作他人或與他人互見，詳見此書每首校語。
- 〔四〕麥孟華，見《藝衡館詞選》。
- 〔五〕潘飛聲《粵詞雅》。
- 〔六〕劉克莊《稼軒詞序》。
- 〔七〕《詞學》第四輯。
- 〔八〕王灼《碧雞漫志》。
- 〔九〕《梅苑自序》。
- 〔十〕《全芳備祖自序》。
- 〔十一〕阮元四庫未收書目《陽春白雪提要》。
- 〔十二〕《詞學叢書》本《陽春白雪跋》。
- 〔十三〕徐楨清吟閣本《陽春白雪跋》。

校點凡例

一、《陽春白雪》歷來刊本甚少，故流傳不廣。自清以降，皆稱瞿世瑛清吟閣刊本爲善本，附有校記三通，但失之瑣散。秦恩復《詞學叢書》本據元鈔本刊刻，略注所知異同；伍崇曜《粵雅堂叢書》本即據以重雕，並由譚玉生任覆校之役，頗有是正。此次校理即據以爲底本，參合《宛委別藏》、《做寫本》、鮑渌飲鈔、戈載校鈔本、鮑以文校清鈔本、黃丕烈鈔配元鈔本、瞿氏清吟閣刊本、秦氏《詞學叢書》本，以及有關詞人別集，歷代重要詞選，《詞律》、《詞譜》等，重行勘校。詞人別集及詞選皆選用足本、善本。校記附於每闕詞作之末。

二、秦刊本、伍刊本間有校語夾注於正文辭語之下，亦有注於每闕詞作之末；瞿刊本三通校語，除注於正文辭語之下和每闕詞作之末外，又據秦刊本校附於詞集之後；鮑鈔戈校本、鮑校鈔本、黃配鈔本亦間有校語，或校於正文之傍，或校於每闕眉間。其中除瞿刊本、鮑鈔戈校本之校語注明出處外，其餘大都未注出處，但校勘者皆一時通人，所見實多舊帙，惟正文夾雜，殊不醒目，茲一移併入每闕校記之內。

三、鮑渌飲鈔、戈載校鈔本，鮑以文校清鈔本，黃丕烈鈔配元鈔本，時下已甚難見全書，爲以觀是書而